


ZHISHI FENLEI YU
ZHISHI ZIYUAN
RENSHILUN

知|识|分|类 与知识资源认识论

陈洪澜 著



知识资源是维系我们精神成长的营养之源，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知识与技能，都可从中获取。在当代，受知识概念泛化、知识数量剧增、知识载体演化以及知识分类过于专业化、细致化等方面原因的困扰，我们要想迅速获得知识并准确地运用知识，常常会感到相当困难。因此，我们需要对知识资源进行全面的认识。而认识知识资源的最好方法就是从知识分类入手，对知识资源进行逐类分析。一旦把握住了知识分类的原因与主要方式，就可以了解知识资源形成与分布的大致图景。

 人 民 出 版 社

ZHISHI FENLEI YU
ZHISHI ZIYUAN
RENSHILUN

知|识|分|类
与知识资源认识论

陈洪澜 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识分类与知识资源认识论/陈洪澜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 - 7 - 01 - 007285 - 2

I. 知… II. 陈… III. 知识学 - 研究

IV. G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8617 号

知识分类与知识资源认识论

ZHISHI FENLEI YU ZHISHI ZIYUAN RENSHILUN

作 者 陈洪澜

责任编辑 姚劲华 车金凤

装帧设计 鼎盛怡园

出版发行 人 民 出 版 社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 / 32 印张 12.5

字 数 350 千字

印 数 0,00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01 - 007285 - 2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绪论	(1)
第1章 知识的定义与属性	(14)
一、什么是知识	(14)
二、知识的本质属性	(25)
三、知识的衍生属性	(33)
四、知识的开放、发展、多元共存属性	(40)
第2章 知识的来源及其形态	(47)
一、知识研究中的两论	(48)
二、知识的来源	(52)
三、知识构成的要素	(60)
四、知识的表达方式	(65)
五、知识的载体形态	(79)

第3章 知识资源的认识范围与形态	(85)
一、知识资源的概念形成	(86)
二、知识资源的认识范围	(93)
三、知识资源的形态	(111)
第4章 知识分类的原理与方法	(120)
一、隐性知识分类的特殊性	(120)
二、人类分类思想的起源	(122)
三、从实物分类到科学分类	(128)
四、知识分类的本原与规则	(136)
五、知识分类方法的借鉴	(141)
第5章 知识分类的意义	(150)
一、知识分类是科学知识确立的标志	(151)
二、知识分类有助于知识的秩序化管理	(156)
三、知识分类有利于知识的选择与传递	(159)
四、知识分类有助于知识的生产与积累	(162)
五、知识分类有助于知识创新	(165)
第6章 知识分类的主要方式	(169)
一、按照知识的效用分类	(169)
二、按照研究对象分类	(172)
三、按照知识属性分类	(175)

四、按照知识形态分类	(176)
五、按事物运动形式分类	(178)
六、按照思维特征分类	(179)
七、按照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分类	(181)
八、按照知识研究方法分类	(183)
九、按照知识的内在联系分类	(184)
十、按照学科发展的趋势分类	(185)
第7章 知识分类的矛盾现象	(187)
一、知识概念与分类标准的矛盾	(187)
二、自然分类与人为分类的矛盾	(192)
三、知识分化与知识综合的矛盾	(195)
四、知识分类与文献分类的矛盾	(200)
五、知识动态发展与分类模式固化的矛盾	(205)
第8章 元知识与方法论	(208)
一、元知识的由来与功能	(208)
二、元知识的理论价值	(212)
三、元知识与方法论	(220)
四、知识资源认识的方法论体系	(224)
第9章 知识资源的文献学认识方法	(235)
一、文献学方法在知识资源认识中的作用	(235)
二、文献类型的划分	(241)

三、文献的层次划分	(247)
四、校讎学与文献整理	(249)
五、版本学与文献版本类型	(253)
第10章 知识资源的目录学认识方法	(258)
一、目录学方法在知识资源认识中的作用	(258)
二、目录的种类	(264)
三、古籍目录所展现的知识资源	(268)
四、现代目录所展现的知识资源	(276)
第11章 知识资源的图书馆学认识方法	(282)
一、图书馆学方法在知识资源认识中的作用	(282)
二、图书馆的类型	(293)
三、图书馆知识资源的组织方法	(298)
四、图书馆知识资源的揭示方法	(302)
五、数字图书馆及其利用方法	(304)
第12章 知识资源开发的传统技术工具	(313)
一、工具书及其分类	(314)
二、字典与词典	(316)
三、书目、索引与文摘	(317)
四、类书与百科全书	(323)
五、年鉴、手册与指南	(327)
六、指导使用工具书的工具书	(328)

第 13 章 数字化知识资源的形成与类型	(333)
一、计算机技术与数字化的产生	(333)
二、数字化知识资源的形成	(336)
三、电子文献的类型与格式	(339)
四、网络知识资源的组织方法	(344)
五、数据库技术及其主要类型	(347)
第 14 章 网络化知识资源与搜索技术工具	(363)
一、信息检索的范围与技术工具	(363)
二、元数据技术	(368)
三、搜索引擎及其类别	(374)
四、网络导航技术的利用	(382)
参考文献	(385)
后记	(393)

绪 论

人类求知的方式有很多，我们常常使用学习、阅读、听讲、认识、研究、领悟、体会、理解、了解、实践等词汇来表述求知的各种方式。但在西班牙哲学家雷蒙·潘尼卡的《智慧的居所》这本书中，两位翻译者说：“潘尼卡的作品，‘看’了不会明白，唯有‘吃’了才明白。这个时代，我们确实‘看’得太多，‘吃’得太少。”^①他们使用“看”和“吃”这两个字来区分求知的方式，确实很有见地。因为会吃东西的人，常常是讲究品味，细嚼慢咽的。只有经过细嚼慢咽的东西才容易消化吸收。像知识这样特殊的东西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只看不“吃”。只有“吃”进去，经过反复思考、体味、消化，才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现在“吃”知识长智力的说法，已经被很多人所认同。在知识社会，知识是一种重要的精神食粮，我们时刻都需要它来维系我们的智力成长，并运用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也需要把知识作为激发我们的新思想和提高创造力的智力燃料。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古人主张“学以致用”，如今还应该加上“多学备用”这一思想。如果等到我们有了饥荒

^① [西班牙]雷蒙·潘尼卡著，王志成、思竹译：《智慧的居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才想起来去种庄稼，那就有点儿晚了。

随着知识社会的来临，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到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无不需要知识浸润其中。一个人如果离开了知识的滋养，就难以展现自己的潜力。因此，当今的人们，都把追求知识作为终生不懈的追求。在知识社会，我们要想不断地提升自己，就得经常“吃”知识。如果我们的学习能够像吃东西那样的讲究，就得对知识进行详细的研究。为此，我们需要了解知识的来源和性质，了解知识的基本部类，了解知识之所以被划分成不同部类的原因，了解各类知识的基本成分和性能差异，了解知识所属的学科体系，了解知识的载体类型，了解知识的分布状态和大致范围，了解知识的获取途径，了解知识的使用方法等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准确、可靠的知识，从而达到“吃”知识长智慧的终极目的。本书把这一系列的了解工作称之为知识资源认识活动，并在这些认识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起知识资源认识论。

知识属于认识的范畴，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在谈到认识活动的重要性时指出：“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哲学家和认识论研究者的专业问题。认识问题是每个人和所有人的日常问题，它在政治、社会和历史方面的重要性已经变得具有决定意义了。”^①

自从人类学会使用文字来保存自己的认识以来，知识的积累日新月异，已经形成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知识体系，我们称之为知识资源。知识与知识资源是一对具有内在关联的概念，类似于树木与森林、水与江河湖海之间的关系。

本书所说的“知识资源”的概念，是由自然资源概念延伸而

^① [法] 埃德加·莫兰著，秦海鹰译：《方法：思想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来的。过去我们谈到资源，一般都是指自然资源，即通过技术方法可以获取、利用的自然物。如阳光雨露、山川河流、土地、矿藏等等，它们都是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

我们可以认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们对资源认识、开发和利用的历史。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社会生产中除了劳动者、土地、工厂、资金等必备的物质基础之外，人类的精神文化特别是知识，在劳动过程中的渗透作用日益显著，使得“资源”的概念有了极大的扩展。现在我们不仅把那些可供利用的自然物看作是资源，同时还把诸多的社会事物与文化现象等也称之为资源。如人力资源、思想资源、信息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艺术资源与旅游资源等等，凡是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有利因素，都被人们称之为“资源”。

知识资源是维系我们精神成长的营养之源，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知识与技能都可从中获取。在当代，受知识概念泛化、知识数量剧增、知识载体演化以及知识分类过于专业化、细致化等原因的困扰，我们要想获得并准确运用知识，常常会感到相当困难。因此，我们需要认识知识资源。认识知识资源的最好方法，就是对知识资源进行分类研究。而要对知识资源进行分类研究，首先需要掌握知识分类的理论与方法。

所谓方法，是解决思想、行动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途径、程序、手段与技巧的总称，在西方也指认识的理论或学说。方法的本义是沿着正确的道路走，即达到目的的途径。方法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天使，它总是和我们具体的实践活动结伴而行，当我们需要完成某项任务时，只要肯动脑筋，认真思考，它就会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然后根据实践的具体需要施展出各种身手帮助我们实现预期的目标。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方法，方法的好坏决定着事情的成败。人类的求知活动是一项长期的、艰难

的、复杂的智力劳动，需要有众多的好方法伴随其间。如果没有科学的系统的好方法，就无法到达理想的彼岸。

如果我们希望从知识资源中获取那些对于人生成长、学习、工作和创造活动有利的各类知识，并能够准确、娴熟地运用它们，就需要了解知识的分类原理和基本方法。人类的认识史就是从学习分类开始的。在远古的蒙昧时代，人与万物杂处，并不知道什么是人类，什么是兽类，也就没有所谓人类这个称谓。只有懂得了类别的概念，才知道把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于是就有了人类。这就是说，人类的知识史也是从分类认识事物开始的。祖先们在采集过程中，找出了那些可食的植物品种，逐渐学会了耕种。在狩猎的过程中，对不同类别的动物进行逐一观察，慢慢驯化那些性情温顺的动物，逐渐学会了饲养家畜，还有纺织、制陶、开矿、勘探石油等方面的知识与技术，都是通过分类认识的方法逐一发明创造出来的。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丰富的知识资源，就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分类认识逐渐积累起来的。所以，我们要开发、利用知识资源，也应该像认识大自然那样，对它们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逐类分析认识，才能实现开发与利用的目的。

知识资源认识论，属于“复杂认识论”。因为知识作为我们的认识对象，它不是一种直观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主观见诸于客观的认识结果。特别是当一种知识纳入到知识资源的认识范畴之后，它就与其他的知识结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仅就知识的概念来说，不同的研究者赋予了它不同的内涵。在知识研究活动中，学者们对于知识的来源、认识方式与认识范围等问题也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分歧，使得知识发展史上学派林立。仅就现代知识研究中出现的几种认识趋向来看，就可知人类认识活动的复杂性。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曾把人类的知识现象看作“宇宙中最伟大的奇迹”，用“世界3”来指代他的“客观的知识”。英国哲学家波

兰尼将人脑中的聪明才智称之为默会知识，由此把人类的知识范围从显性知识领域扩展到隐性知识领域。经济学家们还把人力资源与知识含量较高的物化产品也都看作是知识的表征，这样又把观察知识的视野从人脑、知识媒介扩展到那些智能含量较高的创造物之中。这种不断扩大知识范畴的认识路线，使知识成了一种人言人殊的难解之谜。英国哲学家罗素一生都在寻求知识的准确性，到了晚年，他却在自己的《人类的知识》一书中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全部人类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不精确的和不全面的。”知识自身存在着的这些不稳定因素，使一些专门从事知识研究的学者感到疑难重重，不知所从。而对于普通的社会大众来说，在追求知识与利用知识的过程中产生迷茫，更是一种常见现象。知识概念的泛化，不仅给知识自身的研究增加了难度，同时也无限地扩展了知识资源的认识范围。这就要求知识资源研究者既要关注人类所有的编码知识，同时还要把人类实践活动中的技能与智慧也纳入到讨论的范围之内。同时，对于知识资源对象的认识，还涉及到认识者与认识对象的相互关系、知识部类之间的相互关系、知识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不能理顺这些关系及其矛盾运动，就无法充分利用知识。

有些人也许认为，对于知识分类与知识资源认识论这样的复杂问题，是专家与学者们思考的东西，作为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我们有必要去关心诸如知识的本质、范围、认识方式与价值功能这一系列问题吗？有必要去探讨知识资源的认识方法吗？事实上，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关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使我们无法回避。现在的社会被称之为知识社会，知识已经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追求知识，还是运用知识，只要我们与知识打交道，就一定会遇到对各种知识体系的价值功能进行判断与选择的问题。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多次求职多次碰壁的大学毕业生在抱怨。他说自己上了四年大学，尽学些无用的知

识。有一个人在网上回复他说，你拿着棒槌去砍柴，却抱怨斧子无用。那么，如何区分知识中的棒槌与斧子呢？怎样在知识中找出能够砍柴的斧子呢？这就需要探讨知识的分类与知识资源的认识问题。

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既可以作为人们继续认识世界的工具，也可以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工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写的《工具论》和近代英国哲学家培根所写的《新工具》都表达出了这方面的意义。如果我们把某一种知识当作斧子去砍柴，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比斧子多得多的东西。因为人类的生活不仅仅限于砍柴，我们还需要耕种、纺织、挑水、磨面、烹饪，甚至制造轮船、汽车、登月火箭等方面的工具，也需要有用于维护国家、社会平安、和谐运行的管理工具，只有拥有完备的知识性工具，才能实现各种各样的具体目的。

知识是个集合概念，它既指知识总体，也指知识个体。知识资源包含各类知识，每种知识对应于某种社会工作或生活的具体需要，只要静下心来分类认识，深刻理解，就能使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结合并得到准确运用。但是，人类的实践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运动，我们不能把知识当作僵硬的教条来使用，而应该按照动态的发展观来看待和理解。我们作为一个积极主动的社会实践者，对知识不能是照本宣科或生搬硬套，而是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地对知识进行补充、完善，继而更新知识和创新、发展知识，才能使知识成为一种圆润融通的智力工具。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中存在着一种弊端，就是把学生的头脑当作被动接受知识的仓库，偏重于对知识的灌输而忽略传授求知的方法。事实上，传授求知方法比点点滴滴的灌输具体知识更为重要。我国古人就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高明见解。只有让人们掌握了捕鱼的方法，才能够从江河湖泊中源源不断地打出鲜活的鱼来。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捕获知识。如果我们认识

了知识资源，掌握了关于获取知识的知识（即元知识），就可在知识的海洋里任意遨游。当然，追求知识比捕鱼要复杂得多，认识知识资源的方法也要比“渔”更加丰富多样。

本书要讨论的知识分类与知识资源的认识方法，就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它不仅关乎到国家对知识资源开发、管理与配置的战略取向，也涉及到科学研究、学科划分与建设，以及如何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等多方面的问题，甚至影响到每个人的人生选择。当今教育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如知识资源配置的公平问题，专业设置的合理性问题，教学内容的选择问题以及学者们当今倡导的通识教育、素质教育、自由教育等教育模式的实施问题等等，都是由知识部类间存在着的功能价值差异所引发的。事实上，知识分类与知识资源的配置、利用问题是社会教育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基本研究对象，也是哲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在正规教育中，知识的选择权在教育主管和教师们手中。一个人的知识水平越低，受控制的程度就越高。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到了研究生阶段，所接受的知识基本上都是既定的知识。不管当时的教育主管者为我们指定的知识内容是否合乎个体的发展需要、是否合乎个体的兴趣爱好，每个人都必须被动地接受既定的知识，受教育者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因此，就使许多人产生了“拿着棒槌去砍柴”的怨郁。

历史上的那些教育制度和知识研究制度，虽然能够为知识的秩序化管理带来方便，但在许多时候却阻碍了我们对知识的自由研究和追求。早在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就已经发现了这些弊端。他指出：“在学校中、学园中、大学中，以及类似的为集中学人和培植学术而设的各种团体中，一切习惯、制度都是与科学进步背道而驰的。在那里，讲演和实习都安排得如此严整，致使任何人都难在这以外去思想或揣想什么事物。若有一二人竟有勇气

来使用一点判断的自由，那他们须是全由自己独任其事，不能得到有人相伴之益。”^①事实上，为我们选择知识和安排课程的人，对于学生们的未来并不能负起多少责任。除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学毕业生由国家负责分配工作之外，现今走向社会的年轻人都要自由择业，而专业教育与社会分工体系却常常缺乏紧密联系，大多数毕业生都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即便是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许多人又发现自己在学校学到的那些知识并不是十分管用，而需要重新学习。由此可知，知识分类与知识资源认识的问题并不是与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关系，实质上它甚至在左右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把知识切割成不同的部分，又要求学生按照这个既定的规范来学习。我们究竟应该选择文科（人文、社会科学部类）还是理科（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部类）？这个重要问题常常迫使我们不得不围绕着知识部类之间相互的关系、知识部类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去思考问题、选择知识。

事实上，知识部类的划分是根据人们不同实践需要而进行的，并不是因为学习文科的人不需要理科的知识，或者学习理科的人不需要文科的知识。恰恰相反，我们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离开了哪一方面的知识都不行。比如，不少人把哲学看做文科，以为学理科的人没有必要学习哲学。那是因为他们缺乏哲学思想，不知道哲学是知识之母、是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方法。人类早期的自然知识就被称为自然哲学，许多自然科学家都有深厚的哲学修养。

再如，人们也常把历史看做文科。而历史是一切事物运动的过程。世间任何物质都有自己的前因后果和发展过程。学理科的人若不研究事物的起因和发展过程，就不能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来

^① [英] 培根著，许宝驷译：《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1页。

龙去脉。要想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当然就不能不与历史学和历史方法打交道。

· 再如，人们也把数学看成是理科的专利。可是，世界的物质运动都是由数量和质量这两大要素组成的，即便是社会运动，也常常有数量的规定性。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如果不能使用数学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数量关系的把握，就无法对该事物进行准确的定性研究。因为在质量互变规律的影响下，没有数量的确定性，就不能给事物以质的确定性。

再如，语言学无疑是文科的领地。可是，语言作为公共的交流工具，谁都无法离开它。无论研究哪个学科，都需要使用精确的语言来描述研究对象，表达研究结果。即便是研究自然科学，也需要使用精确的语言来记录观察和实验的过程，描述事物的发展变化，利用准确的概念对它进行理论界定。因此，学理科的人当然也不能忽视对语言的学习。

如此等等，从任何一个学科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普遍联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许多实际工作与实际问题都常常涉及到多个知识领域，它决定了我们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才能应对实际生活的需要。但是，当今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知识研究日益深化，如果我们不使用收敛性思维去从事专业学习或专业研究，就很难站到同行的前列。那么，如何克服专与博的矛盾？如何以有限的时间去获取无限的知识呢？就是掌握元知识。通过元知识去认识知识资源，并学会利用知识资源。

当今的人类已经迈过了知识贫困的时代，过去那种开卷有益的老观念，已经被选择性学习的新观念所取代了。每个具备了知识鉴赏与判断能力的人都应该懂得选择性学习在人的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在我们获得了基本的知识素养（指读写能力、运算能力、使用工具书的能力等）之后，如果能够明白所谓的知识，不是指一种简单的事物，而是指人类所有的认识成果，知识有抽